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十二回 歸正樓第二 斂眾怨惡貫將盈 散多金善心陡發

貝去戎領了徒弟周流四方，遇物即拐，逢人就騙。知道不義之財豈能久聚，料想做不起人家，落得將來撒漫。凡是有名的妓婦，知趣的龍陽，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。贈人財物，動以百計，再沒有論十的嫖錢，論兩的表記。所以風月場中要數他第一個大老。只是到了一處就改換一次姓名，那些嫖過的婊子枉害相思，再沒有尋訪之處。貝去戎游了幾年，十三個省城差不多被他走遍。所未到者只有南北兩京，心上思量道：「若使輦轂之下沒有一位神出鬼沒的拐子，也不成個京師地面，畢竟要去走走，替朝廷長些氣概。況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厭了，只有官府不曾騙過，也不要便宜了他。就使京官沒錢，出手不大，薦書也拐他幾封，往各處走走，做個『馬扁遊客』，也使人耳目一新。」就收拾行李，僱了極大的浪船，先入燕都，後往白下。

有個湖州筆客要搭船進京，徒弟見他背著空囊，並無可騙之物，不肯承攬。貝去戎道：「世上沒窮人，天下無棄物，就在叫化子身上騙得一件衲頭，也好備逃難之用。只要招得下船，騙得上手，終有用著的去處。」就請筆客下艙，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。

筆客問他進京何事，寓在哪裡。貝去戎假借一位當道認做父親，說：「一到就進衙齋，不在外面停泊。」

筆客道：「原來是某公子。令尊大人是我定門主顧，他一向所用之筆都是我的，少不得要進衙賣筆，就帶便相訪。」貝去戎道：「這等極好。既然如此，你的主顧決不止家父一人，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諸官，都用你的寶貨。此番進去，一定要送遍的了。」筆客道：「那不待言。」貝去戎道：「是哪些人？你說來我聽。」筆客就向夾袋之中取出一個經折，凡是買筆的主顧，都開列姓名。又有一篇帳目，寫了某人定做某筆幾帖，議定價銀若干，一項一項開得清清楚楚，好待進京分送。

貝去戎看肚裡。

過了一兩日，又問他道：「我看你進京一次也費好些盤纏，有心置貨，素性多置幾箱，為什麼不慚不尬，只帶這些？」筆客道：「限於資本，故此不能多置。」

貝去戎道：「可惜你會我遲了。若還在家，我有的是銀子，就借你幾百兩，多置些貨物，帶到京師，賣出來還我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」

筆客聽了此言，不覺利心大動，翻來覆去想了一晚。第二日起來，道：「公子昨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在下想來，此間去府上也還不遠。公子若有盛意，何不寫封書信，待我趕到貴鄉，領了資本，再做幾箱好筆，趕進來也未遲。這些貨物，先煩公子帶進去，借重一位尊使，分與各家，待我來取帳，有何不可。」

貝去戎見他說到此處，知道已入計中，就慨然應許。寫下一張論帖，著管事家人速付元寶若干錠與某客置貨進京，不得違誤。筆客領了，千稱萬謝而去。

貝去戎得了這些貨，一到京師就扮做筆客，照他單上的姓名竟往各家分送，說：「某人是嫡親舍弟，因臥病在家，不能遠出，恐怕老爺等筆用，特著我齎送前來，任憑作價，所該的帳目，若在便中，就付些帶去，以為養病之資。萬一不便，等他自家來領，只有一句話要稟上各位老爺：舍弟說，連年生意淡薄，靠不得北京一處，要往南京走走。凡是由南至北經過的地方，或是貴門人，或是貴同年，或是令親盛友，求賜幾封書札。」

薦人寶筆是樁雅事，沒有什麼嫌疑，料想各位老爺不惜齒頰之芬，自然應許。」那些當道見他說得近情，料想沒有他意，就一面寫薦書，一面兌銀子，當下交付與他。書中的話不過首敘寒溫，次談衷曲，把賣筆之事倒做了餘文，隨他買也得，不買也得。哪裡知道，醉翁之意原不在酒，單要看他東帖上面該用什麼稱呼，書啟之中當敘什麼情節，知道這番委曲，就可以另寫薦書。至於圖書筆跡，都可以摹仿得來，不是什麼難事。

出京數十里，就做遊客起頭，自北而南，沒有一處的抽豐不被他打到。只因書札上面所敘的寒溫，所談的衷曲，一字不差，自然信然無疑，用情惟恐不到。甚至有送事之外，又復捐囊，捐囊之外，又托他攜帶禮物，轉致此公。所得的錢財，不止一項。至於經過的地方，凡有可做之事、可得之財，他又不肯放過一件，不單為抽豐而已。

一日，看見許多船隻都貼了紙條，寫著幾行大字，道：

「某司某道衙門吏書皂快人等迎接新任老爺某上任。」他見了此字，就縮回數十里，即用本官的職銜，刻起封條印板，印上許多，把船艙外面及扶手拜匣之類各貼一張，對著來船，揚帆帶纜而走。那些衙役見了，都說就是本官，走上船來一齊謁見。

貝去戎受之有辭，把屬官齎到的文書都拆開封筒，打了到日。

少不得各有天儀，接到就送。預先上手，做了他的見面錢。

過上一兩日，就把書吏喚進官艙，輕輕地吩咐道：「我老爺有句私話對你們講，你們須要體心，不可負我相托之意。」

書吏一齊跪倒，問：「有什麼吩咐？」貝去戎道：「我老爺出京之日，借一主急債用了，原說到任三日就要湊還他。如今跟在身邊，不離一刻。我想到任之初，哪裡就有？況且此人跟到地方，一定要招搖生事，不如在未到之先設處起來，打發他轉去，才是一個長策。自古道：『眾擎易舉，獨力難成。』煩你們眾人大家攢湊攢湊，替我擔上一肩。我到任之後，就設處出來還你。」那些書吏巴不得要奉承新官，哪一個肯說沒有？就如飛趕上前去，不上三日都取了回來。個個爭多，人人慮少，竟收上一主橫財。到了夜深人靜之後，把銀子並做一箱，輕輕丟下水去，自己逃避上岸，不露蹤影。躲上一兩日，看見接官的船隻都去遠了，就叫徒弟下水，把銀子掏摸起來，又是一樁生意。

到了南京，將所得的財物估算起來，竟以萬計。心上思量道：「財物到盈乾滿萬之後，若不散些出去，就要作禍生災。不若尋些好事做做，一來免他作祟，二來借此蓋愆，三來也等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騙之福。俗語道得好：『趁我十年運，有病早來醫。』焉知我得意一生，沒有個倒運的日子？萬一賊星退命，拐騙不來，要做打劫修行之事，也不能夠了。」就立定主意，停了歹事不做，終日在大街小巷走走，做個沒事尋事的人。

一日清晨起來，吃了些早飯，獨自一個往街上閒走。忽然走到一處，遇著四五個大漢，一齊攔住了他，都說：「往常尋你不著，如今從哪裡出來？今日相逢，料想不肯放過，一定要下顧下顧的了。」說完之後，扯了竟走。問他什麼緣故，又不肯講，都說：「你見了冤家，自然明白。」貝去戎甚是驚慌，心上思量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一定是些捕快。所謂冤家者，就是受害之人，被他緝訪出來，如今拿去送官的了。難道我一向作惡，反沒有半毫災晦，方才起了善念，倒把從前之事敗露出來，拿我去了命不成？」正在疑惑之際，只見扯到一處，把他關在空屋之中，一齊去號召冤家，好來與他作對。貝去戎坐了一會兒，想出個不遁自遁之法，好拐騙脫身。只見門環一響，擁進許多人來，不是受害之人，反是受恩之輩。原來都是嫖過的姐妹，從各處搬到南京，做了歌院中的名妓。終日思念他，各人吩咐蒼頭，叫在路上遇著之時，千萬不可放過。故此一見了面，就拉他回來。所謂「冤家」者，乃是「俏冤家」，並不是取命索債的冤家；「作對」的「對」字，乃是「配對」之對，不是「抵對」、「質對」之「對」也。

只見進門之際，大家堆著笑容，走近身來相見。及至一見之後，又驚疑錯愕起來，大家走了開去，卻像認不得地一般。

三三兩兩立在一處，說上許多私話，絕不見有善意到他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貝去戎身邊有的是奇方妙藥，只消一時半刻，就可以改變容顏。起先被眾人扯到，關在空房之中，只說是禍事到了，乘眾人不見，正好變形。就把臉上眉間略加點綴，卻像個雜腳戲子，在外、未、丑、淨之間，不覺體態依然，容顏迥別。那些姊妹看見，自然疑惑起來。這個才說「有些相似」，那個又道「什麼相干」，有的說：「他面上無疤，為什麼忽生紫印？」有的道：「他眉邊沒痣，為什麼陡起黑星？當日的面皮卻像嫩中帶老，此時的顏色又在嫩裡生妍。」大家唧唧噥噥，猜不住口。

貝去戎口中不說，心上思量說：「我這樁生意，與為商做客的不同。為商做客最怕人欺生，越要認得的多，方才立得腳住。我這樁生意不怕欺生，倒怕欺熟。妓婦認得出，就要傳播開來，豈是一樁好事？雖比受害的不同，也只是不認的好。」

就別換一樣聲口，倒把她盤問起來，說：「扯進來者何心，避轉去者何意？」

那些妓婦道：「有一個故人與你面貌相似，多年不見，甚是想念他，故此吩咐家人，不時尋覓。方才扯你進來，只說與故人相會，不想又是初交，所以驚疑未定，不好遽然近身。」

貝去戎道：「那人有什麼好處，這等思念他？」妓婦道：「不但慷慨，又且溫存，贈我們的東西，不一而足。如今看了一件，就想念他一番，故此丟撇不下。」說話的時節，竟有個少年姊妹掉下淚來。知道不是情人，與他閒講也無益，就掩著啼痕，別了眾人先走。管教這數行情淚，哭出千載的奇聞！有詩為據：

從來妓女善裝愁，不必傷心淚始流。